

曾永林 著

风雨二十年

特殊岁月里，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人生传奇

岳麓书社

曾永林 著

风雨二十年

特殊岁月里，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人生传奇

岳麓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雨二十年/曾永林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 2009

ISBN 978 - 7 - 80761 - 198 - 1

I. 风... II. 曾... III. 回忆录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57948 号

风雨二十年

作 者:曾永林

责任编辑:曾 倩

责任校对:欧阳慧

封面设计:萧睿子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0731—88885616(邮购)

邮编:410006

网址:www. yueluhistory. com

200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90 × 1240 1/32

印张:7. 875

字数:200 千字

ISBN 978 - 7 - 80761 - 198 - 1/I · 869

定价:20. 00 元

承印: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序

(一)

知多世事胸襟阔 阅尽人情眼界宽
素甘淡泊心常泰 曾履忧危志弥坚

(二)

为有才华多蕴藉 却从朴实见风流
胸藏子美千间厦 情寄黎庶万顷畴

谨以两首诗送给老学生、老朋友曾永林，并恭祝大作《风雨二十年》出版。

永林与我相交半世纪多，特用以上几句话来概括他的人品、气度、学识和为民为国所作之贡献，并感谢他邀我为《风雨二十年》作序之隆情厚谊。

作者曾在20世纪50年代就读于成都工学院电机系，成绩优异，聪敏过人，豁达乐观，发展全面，余甚敬重。正如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所说：“先生之最大的快乐，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

学生。”

不幸的是，这位朝气蓬勃的热血青年，在大学毕业前夕，被错划为右派，竟多年无辜地沦为专政对象。然曾君深信是非曲直总有澄清之日。在艰难际遇中，他鼓起勇气，直面现实，敬业爱岗，热爱生活，工作勇挑重担，劳动吃苦在前，学习视为乐趣，委曲处之泰然。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优异的工作业绩，使更多人对他由衷敬重与疼爱，君亦更加奋勉。摘“帽”后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，永林深感报国有门，愈益意气风发，成为多个工程项目骨干，并担任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副总经济师，为中国水电事业贡献良多。

永林多次返乡回校叙旧，并示余以大作《风雨二十年》。作品以自己为原型，写如烟往事，展历史背景，笔触生动，情节感人，内涵丰富；记述对故土乡亲的深情，对同窗挚友的怀念，对曲折爱情的追忆，对幸福家庭的眷恋，对累累成果的喜悦，对成功创业的欣欢，特别是始终充满对人民、对祖国、对党的热爱与美好祝愿。

作品体现了真善美的结合，有思想性、观赏性和艺术性，值得一读。

蒙曾君同意，谨以此序。

韩邦彦 2008年十一月
于成都

前言

《风雨二十年》描写的是20世纪50到70年代青年的故事。本书采用第一人称，描述了吴楚烺等青年的命运叩门。有长短不一的十二篇文章，你想先看哪一篇都行。因为本书不是小说，也不是传记，而是任笔而来的人和事。有人而无人物，有事而无故事，这恰好是吴楚烺“无为有处，无立足境”的写照。

书中《白云出岫》可与读者共赏：

风起云涌，云飞山动；灵秀幽奇都是梦。
乱云飞渡，青山几重？无为归去云相送。

山无形，云无根；自作多情情亦假，警幻虚境境无真。
彩云南飞，紫云东来，白云出岫，方显出人间盛世，江南风景。

曾永林

2007年4月19日于长沙圭塘

目 录

序 〇〇一

前言 〇〇一

一、山路弯弯 〇〇一

二、你还青翠 〇三五

三、秋塘旧事 〇五二

四、晶家小院 〇五七

五、彩云之南 〇九九

六、茶马古道 一〇四

七、灵秀幽奇 一一五

八、银锁奇缘 一二九

九、云卷云舒 一五三

十、大峡星光 一七二

十一、花木桥畔 一九五

十二、雪域高原 二二一

一、山路弯弯

山高林茂，沟壑纵横。

一条山涧穿林而来，绕过一块林间空地，又跌落到深谷中。乱石峥嵘，卷起一片白蒙蒙的水雾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已是阳春三月，空地上绿草萋迷，杂花生树，鸟叫虫鸣。溪水中的柳叶鱼，三五成群，来往穿梭，上下沉浮。山麓边的苦竹林，春笋破土而出，一派生机，不时笋衣剥落，沙沙有声。

我躺在一块平坦的大石上，头枕树枝，双眼微合，晒着正午直射而下的阳光，感觉分外温暖。小溪边燃烧起一堆篝火，烤着的“苦笋柳叶鱼”，时而发出水汽的吱吱声，飘散出一阵诱人的清香。

我跳下大石，向篝火走去，身影倒映在明亮的溪水中，我才看清了自己结实的身體，皮肤黝黑，头发蓬乱，眼光中流露出顽强和自信，也有几分疲劳和伤感。

我转身用砍刀拨开火堆，掏出几支烤熟的春笋，在石上轻轻拍打，剥去烧焦的笋衣，露出又白又嫩夹着柳叶鱼的苦笋，撒上辣椒粉，趁热大吃大嚼。

也许是腹中饥饿已久，或是原始森林中的美味佳肴，我吃得津

津有味，吃得干干净净。我用双手捧起溪水，喝了个痛快；又以手代巾，洗了脸。头一扬，甩去脸上的水珠，伸个懒腰，拿起砍刀磨了起来。

然而，在这块只有攀崖上树才能到达的林间空地，也绝非就是“世外桃源”。

1960年，正是我国人民经历“暂时困难”的第一年。

1959年7、8月间召开的“庐山会议”，原本是总结经验，纠正错误。由于一封讲实话的“信”，竟使会议内容急转直下，开展了“反右倾”斗争，使“左倾”错误继续延长，经济形势再度恶化。

同年9月，发现大庆油田，打破了外国学者一向散布的“中国贫油论”，又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的热情。

但是“大跃进”以来，由于工作中的严重失误，加上连年自然灾害，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，粮食、副食品以及日用品供应日趋紧张。

到了60年6月，苏联政府突然单方面决定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，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，更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。

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巨大的“突发事件”面前，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们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。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在艰难困苦中生存发展。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在苦难的历程中磨炼，同祖国共命运。

就在这个困难时期，从省城下来一批省直机关干部，到莽山林场劳动锻炼，开荒种粮。其中有一支三十人的队伍，到了莽山林场南门庄。

南岑逶迤，莽山巍巍。

号称“天南第一峰”的石坑崆，青染如黛，直指苍穹。天塘

河若飘似带，在崇山峻岭和林海竹涛中，时隐时现。布谷鸟叫，杜鹃花开，今年的春天来到了。

太阳毫无保留地将它的光和热，洒在莽莽山区，洒在南门庄的梯田里，洒在未开垦的坡地上，催人耕耘播种。

早在一个多月前，春寒料峭，残雪未消，潭州水电设计院下放到南门庄的干部职工，就分成了蔬菜组、水田组和开荒组，在生产队的安排下，起早贪黑，顶风冒雨，投入到备耕备种的大忙农活中。

繁重的劳动，过度的疲劳，加上缺乏营养，一个多月下来，多数人体力不支，伤病增加，出工减员，严重影响了林场制定的水田耕播面积和开荒指标。

按照“阶级斗争，一抓就灵”的精神，南门庄分队的领导干部，根据个别人的反映，及时发现了阶级斗争的“新动向”。经过研究，晚上召开了群众大会，除下放干部外，还召集了南门庄十余户贫下中农参加。

晚上9点，在供销社小卖部外面的晒谷场上，借着月光开始了“批判会”。

队长王秀兰亮着手电，先给大家念了有关“大跃进”、“反右倾”方面的文件，然后说道：“我们这里也和全国一样，形势大好。但南门庄同样存在有阶级斗争。现在请副队长胡方初同志讲话。”

胡副队长从柴火堆上站起来，先用严厉的目光扫了我们三个一眼，高声说道：“在我们南门庄，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。随我们来的有三个右派，他们浑水摸鱼，搅乱阵线，利用刚来大家还不了解他们真实身份的机会，公然接受一些农民兄弟喊他们为‘同志’。”停了一下，看看会场的反应。又接着说道：“我们下放干部，是来劳动锻炼的。他们三个，是来劳动改造的。和我

们有本质的差别。我叫他们出来亮亮相，大家要看清楚，划清界限，站稳立场。”

胡副队长的话刚落下，我们三个就条件反射地，自动走到会场中央站成一排。

周明举原来是科员，人高马大，只好低着头；章若川原是教师，高度近视，不知看哪里；我原是学生，从学校到机关不知被批判过多少次，习惯地收肩缩颈。

胡副队长一看就火了。训斥道：“周明举你吊着个脑袋！章若川你东张西望！”望了我一眼，又说：“吴楚烔你缩头……”“乌”字还未出口，王队长抢过话头说道：“缩头缩脑。”“对，你缩头缩脑，大家能看清楚吗？”胡副队长急忙改口说。

接着又要我们向各方向转身示众，才宣布散会。

我打扫完晒谷场，夜已深，人已静，不敢进厨房打水，只好在水田边洗脸洗脚。轻轻爬上偏楼，周章二人早已入睡，我躺在楼板上，透过房顶上的亮瓦，数着天上的星星，进入了梦乡。

今天是两周才休息一天的星期天，只吃早晚两餐。早饭后借故磨刀，一个人来到这块林间空地，洗澡洗衣，烧烤苦笋鱼。

除了开荒，我每天还要砍一担柴。第一次进林砍柴，不知从何下手。先砍倒一棵松树，剔除松枝，把树干砍成小段，再劈成几块。忙乎了一个上午，两手大泡小泡的都挑不回一担干柴。领饭时，还受了事务长的白眼。

有一天，碰见一位好心的农民告诉我：“同志，你先放树除枝，第二天再把昨天放倒的树干砍成小段，第三天再把前天的树段劈开，架成柴架风干，回去就挑大前天的干柴，这就省力多了。”

我至今还要感谢这位农民，他教我的不仅是一种劳动技能，还是一种分类处置、依序循环、周而复始的思维方法。但“同志”

二字，已被事务长听见，想不到事隔半月，还是挨了“批判”。

好在含垢忍辱，习以为常。何况有了时间，砍柴之余，在原始森林边上发现了这块“伊甸园”，也算是“因祸得福”。

这块狭长的林间空地，溪水由南向北，东面山麓是茫茫竹海；南面和西面是红豆杉、白豆杉和铁杉交错群生的原始森林；北面是杂树丛生，悬崖峭壁。空地上长满了杜鹃花、紫苏花、毛蕨菜和野百合……姹紫嫣红，满地春色，使人流连忘返。

最难得的是莽山苦笋和柳叶鱼，为我提供了丰富的天然绿色食品，使我有了一个健康结实的身体，迈过了人生中最困难、最惨淡的岁月。

在这里我精读了《毛泽东选集》一到三卷，解答了少年时代阅读《东方杂志》时的疑惑，从《矛盾论》和《实践论》中领悟了辩证思维。

至今，那里的一山一水，一草一木，还时常在我脑海中梦牵魂绕。

我磨好砍刀，又挖了几根苦笋，在石头上锤碎，用笋衣包好。

莽山的苦笋“味苦性寒”，有消炎祛火、清热解毒的作用。周章二人的双手，早被锄头把咬起了好几层水泡，有的已经红肿化脓，这是带给二人疗伤用的。

我不敢也不可能带他们来，三个右派混在一起，不是“小集团”，也绝无好事！何况他二人也没有攀崖上树的功夫，万一摔伤，岂不是自讨苦吃。

眼看日已西斜，我插上砍刀，走到小溪尽头的跌水处。悬崖有十多米高，下临深谷，岩缝中长着几棵青松。为了万无一失，我早就在上面的一棵大松树上，系牢了两根山藤垂下。一根捆在腰上，一根握在手里，双脚紧蹬岩石，两臂用力牵引而上，不到十分钟，就到了砍柴的松树林。顺便挑了一担干柴，嘴里小声地

哼着家乡民歌：

太阳出来（罗儿），喜洋洋欧，郎罗，挑起扁担（郎郎扯光扯）上山冈欧，罗罗。

到了晒谷场，事务长见我挑担柴回来，脸上露出一丝不易看出的笑容，招呼我快领晚饭。

到了晚上，我们三个先后爬上偏楼。这是一间利用房檐檩木搭上楼板的三角形房间，无门无窗。稍高处堆放了拌桶、风车等大型农具；矮处躺下来伸手可及瓦椽，只能爬进爬出。

那时煤油供应紧张，只准在临睡前点十分钟。我点燃灯，拿出笋衣包的苦笋浆，分别给两人敷上，再用山泉洗干净的纱布，把手包扎好。嘱咐二人早点休息，明天要突击开荒，晚上还要“挑灯夜战”。

二人感激地向我点头致谢，我摆摆手，要他们不要讲话。

我又悄悄爬下楼，把三把锄头上的楔子，包上笋衣打紧打牢，浸泡在水沟中，准备好明天的工具。

万籁俱寂，明月当空。南门庄盖上了一片银辉，如诗如画。岑上梯田倒映着星光，向阳坡地野草苍苍；远山含烟，近山似黛，林海茫茫，竹林萧萧。

我的诗情油然而生，低声吟道：

江山如画，豪杰多骄。可爱的中国啊！谁不为你折腰？

南岭又称五岭，绵亘于江西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四省交界。由东向西有大庾岭、骑田岭、萌渚岭、都庞岭和越城岭。

莽山位于骑田岑南坡，湖南与广东交界的猛坑石瑶族山区，

面积约两万公顷。

这里气候温和，雨量充沛，无霜期长。向阳谷地，土地肥沃；坡地山脊，植被完整。万顷原始森林和成百座山峰，造就了许多鬼斧神工的自然奇观和美丽动人的传说。这里十里不同天，隔山分四季。常常出现“东边日出西边雨，山下寒冷山上暖”的奇妙景象。

今年的春天比往年都来得早。“惊蛰响春雷，谷雨天上来。”预兆今年风调雨顺，会有一个好收成。

然而季节不等人。南门庄岭上的梯田早就灌满了过冬水，等待犁田施肥；南山坡上的荒地，还没有开垦翻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南门庄分队党支部果断地作出了学习“南泥湾精神”、“大战南门庄”的决定。

第二天，东方发白，天刚放亮。全体下放干部开到南山坡下，站成一字横排，每人五锄地宽，打响了“要野草让地，向荒山要粮”、苦战大战三天的抢季节战斗。

我站在周明举和章若川之间，必要时可以帮两人几锄。

一时银锄飞舞，草飞根断。一块块沉睡多年的泥土，从地下翻转上来，在初升的朝阳下，闪耀着黑黝黝的光泽。泥土中蠕动着蚯蚓，偶尔还有几棵野百合。

由于我们的锄头泡了一夜水，楔紧锄牢；加之又特别卖力，我们近三米宽的“阵地”，向前突进了好几米。

日上三竿，事务长送早饭到了坡下，胡副队长吹哨收工吃饭。

我们每人每餐四两米，定量比城里高，但少油缺菜，平时只有一点盐菜或萝卜干下饭。今天是“大战”，特地每人加了半个咸鸭蛋。

我狼吞虎咽吃完饭，喝了一大碗盐菜汤，扛着锄头上了山坡。把地里的野百合捡起来，在涧水中洗净，装在衣兜里。

休息片刻，哨声响了，又开始挖地。“人是铁，饭是钢。”刚吃完饭，又休息了一会，大家的劲头又来了，开荒进度很快。照这样干下去，最多两天，这片荒地就会全部翻过来。

不到两个小时，进度又明显慢下来。体力不支，锄头脱落。原本成一排的阵线，变成了参差不齐的散兵队形。

王队长要我去修理锄头，我连忙拿起砍刀和早已备好的杂木块，把锄头重新换楔打紧，浇水浸湿。

等回到了我挖地的地点，周章二人已拉下一段距离。我向手心吐了一口口水，握紧锄头左一锄、右一锄，一人七锄地奋力往前赶。每翻一块土，就势转过锄背将土块打散。一直坚持到午后，到了开饭时间才收工。

午饭后有一小时的休息，我找了山涧边一块石头，正准备坐下打个盹，王队长又叫我和一位文质彬彬的女孩，去扎两个灯笼，晚上要用。

我请她先回厨房搅些糍糊，准备红纸、麻绳之类的用品。我自个儿提起砍刀，一头钻进竹林。

苦竹节多，竹篾不够柔韧，扎灯笼要用楠竹。我砍了一根楠竹，打枝，破竹，分片，起篾，卷成一圈，拿回晒谷场。

按照灯笼的大小和透光要求，分成7根纬线、16根经线，算好长度，下料，绑扎。最困难的是糊纸，要按球面展开成16张平面。

但女孩心灵手巧，先用旧报纸在灯架上比划，很快就剪裁好红纸贴上。前后不到三个小时，两只大红灯笼就做成了。她还用毛笔在灯纸上写了“大战南门庄”几个秀丽的篆体字。

我刚要走，见她欲言又止，似乎有话要讲，又不知怎样称呼。

我说道：“灯笼做好了，您还有什么事？叫我‘吴幼’好了。”

这是我的一大“发明”，“同志”当然不能叫，名字别人也

懒得记，不如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”，取个谐音“吾幼”吧！当然南门庄也就有了“周幼”、“常幼”，这是后话。

她笑了起来：“你真滑稽。你口袋湿漉漉的，揣些啥子？”她用四川话说。

我一摸口袋，坏了，刚才砍竹子，野百合被压烂了。拿出一看，只有两三个好的。

她惊奇地睁大一双美丽的眼睛说：“那是啥子嘛，你吃大蒜？”

我回答道：“这是野百合，样子有点像大蒜。新鲜的，可以生吃。”

见她惊奇、喜欢，就送给她。她也不拒绝，高兴地收下了。

我急忙向南山坡跑去，一路想这个女孩，长了好漂亮一双眼睛啊。

太阳还挂在西山，阳光拉长的人影斜映在荒地上。坡地上有的人喝水，有的人吸烟，只有胡副队长几个还在坚持翻地。周章二人气喘吁吁，倚锄小憩。我二话不说，高举锄头，用力落下，直没锄背，翻起的一大块又一大块黑土，迅速落在身后。

可能是做灯笼、修锄头体力得到调节，也可能是不甘落后，更可能是那一双美丽的眼睛仿佛就在前面，我好像周身有用不完的力气，一股劲挖到了今天任务的终点线。

太阳下山，才吃晚饭。就地休息到八点钟，还要挑灯夜战两小时。

我发觉老周晚饭吃得很少，嘴里似乎有股腥味，山风阵阵，额上还在沁出汗珠。

我问他哪里不舒服，他摇摇头说没关系，躺躺就好了。我虽有疑惑，但在这种环境中，也只好作罢。

天黑下来，云絮低垂，月光朦胧。

又是那个女孩送来两只灯笼，在胡副队长的监护下，我爬上坡顶一棵松树，甩下山藤吊起点燃蜡烛的灯笼，挂在两枝树桠上。

红红的灯光透过淡淡月色，由近到远，逐渐变成橘红，淡红，橙黄，十里外都能看见。

八点夜战开始。起初还好，能听见节奏较快的锄头落地的碰撞声，泥土翻转的撕裂声。渐渐节奏慢下来，零零碎碎东一声，西一声。

我偷看了胡副队长一眼，他的身体有些摇晃，举锄已力不从心，但仍然一丝不苟，咬紧牙关，顽强地一锄一锄地向前挖着。

第二天，只有三分之二的人出工。到了第三天，手伤脚伤人员大量增多，早饭后南山坡上只剩下了十来个人。

分队队委召开了紧急会议，多数人认为还是要“实事求是”，把三天的任务延长到五天完成。王、胡两队长心里也感觉到，按“文件”精神再抓阶级斗争，也不一定就灵，抓来抓去也只有三个右派，何况两个已累得“半死不活”。最后决定派王队长到林场汇报，并设法搞点咸鱼、腊肉，改善生活。

我的体质好，少年时又在家乡参加过“征粮剿匪”，有些劳动基础。周章二人可就苦了。周明举看起来人高马大，实际上是外强中干，有胃病，经常半夜出冷汗。章若川体弱多病，经常咳嗽，痰中还带有血丝。

幸亏二人原是职工，工资只降了一级，比起我27.5元的生活费高出了一倍多。又没有结婚，尚有积蓄，可以买些高价营养品。

我每个月还要给母亲寄10元，剩下的只够吃饭和日常零用。好在莽山给我提供了苦笋、柳叶鱼、野百合、鸟蛋等天然食品，否则也难过这样的劳动关。